

# 冬日落叶红

□一心

进入冬季一个月了，院子里那棵木瓜树还是叶满枝头，不仅没有一点儿卸收的念头，而且灿烂壮观，叶子火红一片，走近看，每片叶子还泛着光亮。可惜的是，在这之前已经把树上结的十多个木瓜摘了下来，不然，将是红叶黄果相映生辉的另一种景象。叶子呈椭圆形，长七八厘米，宽四五厘米；木瓜长近20厘米，两端稍细，中间稍粗，周长40多厘米，因饱满所致，表面有明显的凸起。如果红红的弱小叶片和金黄色的大而丰满的木瓜同时挂在枝头，衬托中突显美感，呈现在眼前的既有绚丽色彩，更有动人情调，那该多好，何况这还是在冬日里。

现在，果实已被摘下，叶子还挂在枝头，只好说说叶子了，不然要不了多久，叶子也会凋谢飘落，只会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因为我知道，那呈现出的透红光亮是叶子一个年轮中最美丽最成熟的时刻，也是叶子挂在枝头的最后时刻。熟透了的叶子能不凋落吗？

我是细心观察了木瓜树的叶子在一个年轮中的生长变化过程的。一到初春，青红的枝条便萌动出发芽的念头，不起眼的芽胚上不经意间就毛茸茸了，抽出的细小叶片嫩绿中略带青黄，微微泛亮，稚气和朝气好像全涂在了上面，就这样蓬勃生长着。不多时，叶子就定型为“成年”了。“成年”的叶子似乎压根就不会辉煌，一旦“成年”便失去了光泽和鲜嫩，叶子虽然呈现出深幽的凸起。如果红红的弱小叶片和金黄色的大而丰满的木瓜同时挂在枝头，衬托中突显美感，呈现在眼前的既有绚丽色彩，更有动人情调，那该多好，何况这还是在冬日里。

当时摘果实是迫不得已的事，虽然已到初冬，但看见金黄的木瓜挂在枝头，煞是喜人，真是舍不得摘下。一天，一个木瓜可能透熟了，突然掉落，摔烂了，就不得不把其他的木瓜摘下来。不然，叶子还会不会如此鲜红灿烂？我猜想，是果实成熟后，叶子不用再给果实输送养分，也不用再护着果实，腾出点儿空闲，把余下的养分收回自身，把生长力转向自身，才把自身染得鲜红。这可能是叶子的本能，谦让中追求完美，力求展示美好的谢幕结果。果实可能有一种天性，既然已经成熟，就要离开枝头，不再与叶子争阳光夺养分，不然叶子就会永无出头露脸之日。

不过有一种现象令我费解，平时院子里的木瓜树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然而当树上的果实成熟时，就不时获得称赞，果实金黄后，便赢得喝彩一片，虽然果实只有十多个。当果实被摘下，木瓜树又不被理睬了，来人对其视而不见，尽管叶子后来鲜红灿烂，尽管叶子还挂满枝头。

我很珍视眼前的火红景象，就叶子而言，在我的印象里，枫叶红了的时候，那是很美丽的，但只能在金秋时节。深秋，我曾行走在伏牛山间，观赏漫山遍野的红叶，但那只是走马观花。冬日里能与鲜红的木瓜树的叶子近距离对视，是人生的难得，何况在我的印象里还是“秋风扫落叶”的概念，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景象？与冬日红叶比起来，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我知道，眼前的景色总有一天会退去色彩，而且会很快。终遇寒风袭来，雪花飘来，鲜红的叶子随风随雪飘落满地，枝头不再火红一片。我没有因为叶子的鲜红色彩存在的短暂而懊丧，那灿烂的时刻已经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永远的定格。走笔之时，我想印证一下木瓜到底有多大，于是拿起一个木瓜用尺子量，顿时清香扑鼻而来，两手沾满香气。我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木瓜的清香似乎扑进了字里行间，要去倾诉对叶子的谢意。风刮后雪落在，我站立于木瓜树下，猛然间看见伸直的枝条尖还挂着几片叶子，红色点点。我欣赏叶子的坚韧，更欣慰叶子对染红自身的时光还有缠绵不舍。我知道那点点红色也会消失，可我似乎已经看到了来年冬日木瓜树枝头的鲜红灿烂，体味到了叶子对时光对果实的新一轮情意。

# 街石

□杨勤华

或许这样的街道已经不多，纵然还保留着一些，也已经残缺不全或是少了原汁原味。

一条细长的街道，都是石板铺就，石板是一色青石条，每块青石条都是竖向有规则地彼此相连接，岁月将青石条面打磨得平整光滑，石面的颜色泛着清蓝的光泽，宛如一块块厚重的青玉，给人一种幽深悠长的气象——这就是我打小就生长着的小镇街道。

我家的祖屋在街道的最西头，街道的一头抵达我家这里就是上坡的台阶了，台阶是圩埂和街道的分水岭，圩埂的路面是夯土夹着砖块铺就，没有一块石板。每天打开大门，就能看到青石板的街道，街道有两里路长，两边都住着人家，一色的徽派建筑，每家每户都紧挨着，邻里间有的是一堵墙，有的就是一层芦席隔着。

小镇上的人，对于这条青石条铺就的街道许是司空见惯，或是浸润久了的缘故，谁也不觉得它的好，只是到了雨雪天气，人们才有一些的感觉，小镇上很少有水泥道路，每到雨雪天，除了街道外，其它道路都是泥泞一片，深一脚浅一脚的，有时候鞋子还陷在稀泥里，弄不好更会摔一跤，只有走到街道上，人们才感觉到轻松了。青石板是不黏泥巴的，走上一会脚上的泥巴就自动脱落。那个时候家家户户条件比较比较差，穿胶鞋的不算多，遇到雨雪天气，没有胶鞋的要么打赤脚，要么穿上稻草编织的草鞋，还有穿一种厚厚木板鞋底的防雨鞋，这些鞋子走在泥泞中终究是艰难的，只有走在石板上才能自如。于是，人们才会在心里下想起青石板路的好来。

虽然雨天稀泥会将街弄道得面目全非，但是晴天后那些黏结在青石板上的泥巴就会自动脱落，这个时候家家户户会主动将各家门前那一块街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打扫后的街道就像一个穿着整洁的青色长袍的先生，清朗明快，沉静儒雅。这时候老人们会捧着一只沏了酹茶的黄泥壶悠闲地走在石板路上，说一说话，逗一逗孩子，累了时，会随意做在某一户人家门前的石头台阶上，左手手指轻轻敲打着石头，握着黄泥壶的右手会将壶嘴送到口中慢悠悠地啜上一两口，眯起两只浑浊的眼睛，脸上的皱纹里绽出舒意。

大好的晴天，女人们是不会放过的，将丈夫和孩子的鞋子整齐地码放在街石上晒一晒，再将葵花籽、蚕豆、花生什么的用簸箕或竹篮盛着放门前过一过太阳光。还有女人干脆将自家的猫呀狗的也赶出来，让它们卷伏在街石上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孩子们有着自己的乐趣，男孩子们弄来一种黑色的油润润的泥巴在石板上不停的砸反复的揉，光洁的青石板就像是制作面食的案板，直到泥巴有了劲道，再随心所欲地制作自己喜欢的驳壳枪、左轮手枪、五四手枪等等，做好后的泥枪还得放在半阳一面的青石板上凉着，直到干硬后才算大功告成。男孩子们玩的花样多，有的还喜欢在街道上转铁圈，铁圈在青石上滚动时会发出响亮欢快的跳跃声。有的男孩想玩出一点花样，便在铁圈上又套上一个铃铛，铃铛碰撞着青石路面，“叮叮当

当”的声音就更好听了。有那大一些的男孩子会玩陀螺，鞭子抽的“啪啪”响，立在青石上的陀螺转得飞快，有时候还会弹起来蹦得老高，这个时候一旁的大人们，也有一些眼热跟着来凑热闹，从大男孩手中要过鞭子抽上几下过过瘾。

女孩子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玩法，抛瓦子和铲房子是最常玩的游戏，抛瓦子就是将几个小石子撒在石头上，每向空中抛起一个石子，眼疾手快地快速将撒洒开的石子下一个，两个、三个地快速抓住并接住抛落下的石子，这样的游戏最适合在平整光洁的青石板上玩，铲房子是在青石板上用粉笔画上几个方框，然后单腿落地一个个的跳过去，期间还要进行穿插和解救同伴等，是女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

成年的男人们是没有心思留心青石板的，他们每天踩着青石板是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只有到了过年闲下来时，他们才会有所介意，通常正月初一早晨家家户户都要燃放一个很大的开门炮，为的是讨一个吉祥如意。开门炮要摆在自家门前最平整光滑的青石上，那样才会炸得响，炸得响，炸得开。男人们这个时候一点也不马虎，对自家门前的青石便格外的看重，摆放的开门炮一定要中正平稳，倘若街石不是很洁净或是有些凹凸不平了，心里就会有些堵。

夏天，是最炎热的时候，尤其是住在街道上，每块青石板都被太阳照得明晃晃亮堂堂的，赤脚踩在上面会烫得脚底板生疼，有那调皮的孩子故意赤着脚在街上蹦蹦跳跳地走着，可走不到一会就受不了，躲到屋阴下去搓揉被灼疼的脚去了。有女人为了试一试中午时的青石板到底有多烫，故意泼上一瓢水，不一会水便没有了痕迹。但是，到了夜晚，青石板就会冰凉，有贪凉的人居然会躺在青石板上呼呼大睡，老人们便要将其推醒，提醒道：“青石板凉性大，不要图凉快落下病根。”被推醒的人会揉一揉眼睛，坐起来，伸一个懒腰，嘴里咕嘟道：“真想把青石板弄回家做个凉床。”

街面上有多少块青石板，谁也没有数清过，小时候，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常常边走边数着脚下的青石板，每次数的数字都不相同，最后也就都没有了耐心。但是，每一块街石，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哪里破损了一块或少了一块（通常都是在街角的地方），我们立马就会发现的。这些青石条每块约一米来长，半米左右宽，齐整得很。小镇上的街道据说早在明清时候就建成了，历史可谓悠久。我常想，那个时候建起这么样一个街道着实不易，这种材质的青石板周边的山上不曾有，最近的山区距离小镇也有十多里路，山上产出的石头几乎都是麻石。想来这么多的青石板，必是从远方的某个地方由流经小镇的水路运抵的，那么会有多少只船运了多少天才将一条街的青石条运达的呢，那样的水路才一定很壮观吧！运来的那么多青石板，没有能工巧匠是建不成这条石街的，整个工程想来很浩大，没有一个一年半载是不行的。古代先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成这个街石，应该既是为了生计的方便，更是为了给后人留下点不易磨灭的念想吧，而我们以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辜负先人的希望，是否应该呢？

# 天涯何处无芳草

□西风

草是大地上最常见最卑微的植物，也是大地上最顽强最宝贵的植物。草随风而生，随风而舞，纵使最贫瘠最苍白的土地，也会发现它们在风中摇曳柔软修长身軀的曼妙身影。从某种角度上讲，正是那众多的茂盛的草们，忠实地维系着人类唯一的生机勃勃的绿色家园。

小时候在乡下，特别喜欢温暖的春天和炎热的夏天。当冬天最后一场白雪被阳光消融后，黑褐色的旷野上已经萌生点点醒目的春意了。是那些一岁一枯荣的草儿，仿佛一夜之间从黑暗的泥土里钻了出来，它们举着嫩绿嫩绿的小手，在春寒料峭的微风中激动不安地挥舞着……可以说，这是那些生长在原野上数不清的草，给人们带来了温馨、光明和希望的春天的气息。草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一道妙不可言的风景，草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贴心的朋友。很少有人知道，草是植物王国里微不足道的平民，一棵草的苏醒和成长，需要多大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时逢万物繁盛的春天或夏天，我喜欢来到一望无际的原野，来到阔别了一个漫长冬天的绿生生的草中间。那些草有的连成一片，更多的是零乱地遍布在旷野上，每次望过去，都让我满心的清爽和喜悦。有时候兴致所及，我懒洋洋地躺在碧绿的草地上，让暖暖烘烘的阳光，像柔软的羽毛落在我沉静脸颊上；我更喜欢有露珠的夏天的早晨，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淹没膝盖的草从里，让透明的清涼的露珠惬意地打湿裤管，让湿肌肤，一种莫名的快意在心头像藤蔓一样伸展着……在乡村朴素而洁净的草地里，年少的我喜欢和芬芳的青草进行无声的交流，喜欢和闪烁在草从

里清香的小野花久久对视。在广阔的偏僻的乡间，我发现了一条抵达隐秘心灵的道路，感受着一种平凡植物默默的向上生长的力量。

长大后来到了美丽的新疆，就对那广阔的草原情有独钟了。我曾经多次到过草浪叠涌、生机盎然的草原，那些茂密的广大的草海，让我进一步深入到草小小的丰富的内心，它们编织成我记忆原野上曼妙而柔软的绚丽风景。流连在野花飘香的草原，看大群大群的牛羊在阳光下悠闲地溜达或吃草，我感到自己躁动的心一下子安静下来。有许多次，我像在家乡一样，我仰卧在碧绿的幽深的草地上，聆听鸟儿在附近欢快地啁啾，聆听无数的小野花在风中细若无声的絮语……这时候心是甜蜜的，仿佛来到了人间仙境，仿佛沐浴了一场美妙的天籁；这时候我喜欢轻轻折下一片草叶，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让那股清香沁入心底，沁入骨髓，让那种醉人的绿将我一颗喜悦的心悄然浸润……在望不到边际的草原上，我的心沐浴了一次次洁净而神圣的洗礼。就想我想象的那样，我见到过的那些青草，永远不会轻易地枯萎衰败。它们在我没有四季的心灵旷野上，正在自由而旺盛地生长或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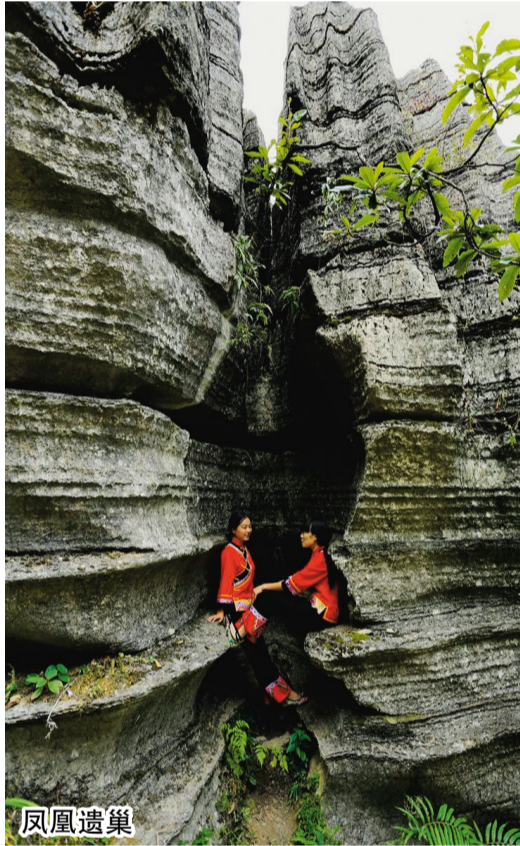
有很多年头没有见到过生长在旷野或草原上的草了，内心的焦灼、失落和灰暗可想而知。我想什么时候，在春天或夏天，向着一片久违的萋萋的芬芳的草地进发。然后悠然地躺在嫩绿的草地上，让青草细水柔情地环拥或缠绕着我的身心，让我一颗激动而沉醉的心，沉到那种洁净无尘的境界。最好在草地上做一个梦，梦见草儿伸出无数只灵活修长的手臂，将我心堆砌的尘埃轻轻擦拭……让我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看到生命的最初或人类共同的童年。

# 初识梭布垭石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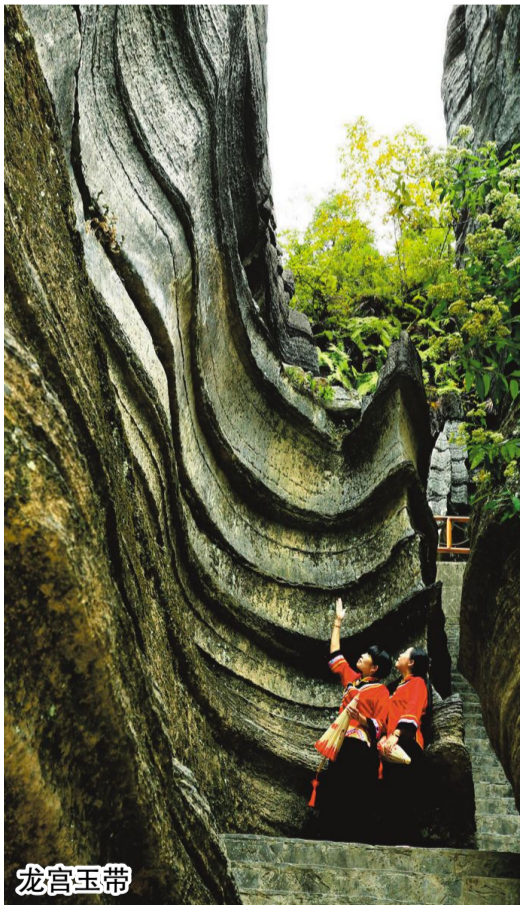
□黄长春

一个既奇异而又充满诱惑名字的地方——梭布垭石林曾一度吸引我要去探个究竟。为避免假日人多，我们彭友四人选择了九月下旬驱车近千公里到达了湖北恩施市太阳河乡梭布垭石林景区。整个景区还是处在开发阶段，知名度还不是太高。在售票口处，售票的一位热情朴实的土家族姑娘，看我们一个个背着沉甸甸的摄影包，主动提示有省级以上摄影证就可以免票游览拍摄，我们掏出摄影证，姑娘拿出四张优惠券对我们甜美一笑说：你们一定不虚此行！

随及我们请了景区内两位土家族姑娘作我们的导游和模特，一路前行一边听她们对各处景点的介绍：“梭布”原是土家语“三个”的意思，梭布垭即三个垭。梭布垭石林景区面积21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二大石林。景区平均海拔900多米，梭布垭四周翠屏环绕，群峰锦绣。梭布垭共八个景区，100多个景点，分别为古柏民俗乐园、青龙寺、六步关、莲花寨、宝塔岩、磨子沟、锦绣谷、梨子坪等。我们一行跟着两位导游穿行在奇岩怪石丛中，时而攀崖探洞，时而侧身穿穴，一条条地缝、一级级石梯如同石屈迷宫……登高瞰俯看那一处处石林形若排排瀑布，酷肖朵朵莲花，又如龙争虎斗，貌似凤凰和鸣，多似仙女回眸，更像牛郎翘首，真乃是在林中走，好似画中游。



凤凰遗巢



龙宫玉带



无字天碑



能转动的天冠石



梭布垭石林一隅

# 童年雪境

□宋伯航

在上世纪60年代，冬雪下得特别大。不像今天气候逐渐变暖的冬天，人们盼望能落一场，装点美丽的冬季。

儿时的记忆中，冬天一场雪接一场飘落，原野盖上60多公分厚的雪被，从山下河滩起伏跌宕到山顶坡地；返青麦苗不见了一节，蜿蜒的山路不见了，整个山村一片纯白。乡亲们笑了，寒冬降大雪，盼得瑞雪兆丰年。

大雪晴早，寒风裹挟，像哨音似呼啸山庄，刮得树枝吱呀作响；风峭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刺疼。村民吃过早饭，队长敲响社员出工的钟声，壮劳力们拿着斧头、镰刀、草绳，肩扛扁担，带着中午玉米窝头干粮，集结在村口上山砍柴。

沿着村口小道，村民们有说有笑，深一脚浅一脚，寻着唯一一条通往山外的路进发。孩子们三五成群背着书包，书包里装着午饭的馒头，去五里外的大队学校上学；雪埋过脚脖，小伙伴们依然嬉戏打闹着，欢声笑语洒在羊肠山路上。

临近傍晚，村民们挑着柴担回家。赶上大人们收工的孩子，紧随家长后面，像小麻雀一样蹦蹦跳跳。大人们累得满头大汗，而小孩子时而与大人们说话，时而背起了课本上唐朝诗人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家长见孩子背得流利，打心里眼欣赏，兴致涌来，给孩子们唱起京剧《林冲踏雪》选段：“大雪纷飞满山峰，冲风踏雪一英雄，帽上红缨沾白雪，身披黑氅兜北风，枪挑葫芦迈步走，举目苍凉恨满胸……”逗得孩子们憨笑。

接着，又是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村河上结成厚厚的冰面。冬闲的大人小孩，穿着厚笨的棉衣，纷纷走出家门，带上十字镐、铁锹、粗绳，来到冰河上，凿取冰块。

孩子们在河上滑冰或打冰玩，你追我赶滑冰，也有六七小伙伴，手拉手一字排开滑冰，如有步调不一致时，大家摔得仰面朝天。玩腻了滑冰，在河边打冰块，取到冰块后，孩子们用尽吃奶劲给力抬着，或拿着碎冰相互往对方身上扔。

整个冰河上，人头攒动，喊声一片，热闹非凡。凿冰的场面十分壮观，不减当时人民公社群众“学大寨”开山凿石的干劲。人们挥舞镐锹，冰渣四溅。等冰块凿出后，有人专门负责制作冰刻，做成像人、山、树、花、牛、羊、鸡等形状，造型逼真，神态各异，排成整齐方队，场面十分壮观。

雪一下就是半个多月，似乎没停下来的迹象。大雪封山，学校不得不临时停课放假，冬闲的村民，也很少到千里冰封的田野上去，猫在家中，屋内升起熊熊柴火，享受着取火的温暖。

孩子们想着河面上的冰雕方阵，不担心被大雪淹没，雪盖冰人、冰山、冰花、冰羊们，只能等到开春融化，浇灌河滩上的土地，透墒返青的庄稼，人们期盼春天有个好收成。

光阴荏苒，40多年过去，儿时冬天的雪境，仿佛浮现眼前，童年的天真无邪，如雪一样纯洁，伴我度过了欢乐的冬天天光。